



巴城有蟹。西风一吹，每当双休日，去往昆山的沪宁高速公路上就被各种车辆塞得满满的。通向巴城的路条条宽阔。昆山一带水泽星点，道路阡陌，充满着江南的韵味，从审美理论上来讲，路是要修的，但没必要整得那么宽，我想，这宽阔的路是为那里的蟹而筑的。事实证明，宽路给蟹带来了出路，也确实给这里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早些年，昆山西北的巴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因为有蟹，巴城的名气才一点点大了起来。去巴城后曾听到当地人编织的因为从前有一个叫巴解的人，第一个吃了那里的张牙舞爪的“虫”，且觉得味道异鲜，故把自己名字的“解”与横行的“虫”，组成我们现在所用的“蟹”字的故事。小镇也因此用了他的姓，命名为——巴城。然巴城的来历和“蟹”字的形成并不重要，而巴城确确实实是因为蟹而出名。

去巴城为了吃蟹，吃蟹也有名堂。中国历来重视文化，故喝茶有“茶文化”，饮酒有“酒文化”等。当然，吃蟹也有“蟹文化”。其一，是从生活中提高艺术修养，食蟹前先观齐老先生的水墨螃蟹，清沁的墨气，浓淡的传神是足以让你与尚未下锅，还在竹篓里摆腿舞螯的蟹作一个对比欣赏的。其二是完善审美情趣，改放任水煮为绑缚蒸煮，这样，煮红了的大闸蟹一个个红彤彤地排在盘里，端上前先涂一层亮油，放在圆台面上显得既喜气又亮丽，着实是餐桌上的道秋色。其三是知识的增长与扩大，大凡在食蟹时会伴有许多故事和传说。比如，有人提问，蟹背壳上的马蹄印记是怎么来的？比如揭开蟹盖，说是里面坐了个曾经镇收白娘子于雷峰塔下的法海和尚。还有是吃蟹配有工具，敲、锤、挑、挖、勾等工具配套使用，边吃、边剔、边敲边打，吃完后又把壳拼成一个完整的蟹，像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

其实，大部分人吃蟹并不是那样“文化”地吃。我便是典型的“牛吃蟹”，蟹一上来就胡乱地噬嚼，残渣中必是还剩余许多鲜美的肉；还有的是赶时髦，吃时鲜，比如三月吃刀鱼，四月吃河豚等，一有上市货，就有蜂拥而至势；还有是借吃蟹由头构造造型霍胖，好比是借桃红柳绿踏青为由去旅游；借仰天观云天飞镜赏月为由劈情操等等。但话说回来，在秋风萧瑟，黄叶飘落的湖边吃蟹，也确实蛮有情调。

巴城地处阳澄湖畔，湖中网养之蟹为青背、白肚、金毛的谓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无奈时下李鬼不绝。于是，阳澄湖大闸蟹便有青面激光“刺字”，以明正身；腿脚吊挂“胸卡”，以辨真伪。

然而，巴城的阳澄湖中蟹，怎敌他千军万马食蟹阵。于是，阳澄湖蟹的队伍中，插队落户者有之，跋山涉水来留学者有之，其他江、湖中外援者有之……

那天到巴城时天已黑，没见到水天一色的浩淼的湖，饭后四处霓虹闪烁，一片灿然。回去时没走来的路，但那条路也是宽阔的，途中还见到不少正驶往巴城的小车。

一张拍摄于1906年的历史老照片，清晰的画面里有一支身着整齐制服的管乐队和一位黑衣黑帽的外国老者。原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赫德爵士，而身边的这支乐队就是他一手创办的“赫德乐队”（见图）。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人，1861年春开始代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

1863年秋正式受任。

之后，他牢牢掌控这一职位近半个世纪，留下无数是非非的争论。

赫德是一名狂热的爱乐者，除了自己弹奏，竟然还组织起了一支私人的乐队。这支曾经名噪一时的乐队——“赫德乐队”。

在照片里，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位乐队的演奏者皆为中国

赫德和他的乐队

陈果嘉



张岱是个明白自己的人，而且白纸黑字承认得既坦率又幽默。除了“纨绔子弟，极爱繁华”，他还说自己“茶淫桔虐”。

这位“茶淫”可不简单，他不仅是精于鉴茶，善于辨水，深知茶理，传神摹写茶人茶事，他还创制名茶，玩赏茶具，介绍茶馆。

张岱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当地的会稽山日铸岭产茶——“日铸雪芽”，在宋朝已是贡品，有“两浙之茶，日铸第一”的美誉。直到明代，安徽休宁松萝茶名声大噪，盖过日铸。张岱认为松萝茶之精妙主要在制法，于是从安徽招募歙人来日铸，按照松萝茶匀、掐、挪、撒、扇、炒、焙、藏诸法，制出新茶，并命名为“兰雪茶”。张岱还试了许多泉水，水温、茶具，找到了这种茶的最佳泡法：“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

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消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四五年后，兰雪茶大行于市，山阴的茶客们又纷纷放弃松萝，喝起兰雪来，这股风尚势力强劲，甚至安徽的正牌松萝也改头换面，以“兰雪”来重新命名自己。兰雪茶的创制和风靡一时，张岱功不可没。

张岱和同道茶友相处甚得。“非凡风雨，非至不得已事，必日至其家，啜茗焚香，刷谈谑笑”，多年如一日。独乐不如众乐，他对大众化的茶馆也很有兴趣，对其中的佼佼者还大力推崇。当时，绍兴有不少茶馆，其中有一家与众不同：“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露兄》张岱对这家茶馆特别喜欢，为它取名“露兄”——典出米芾“茶甘露有兄”之语。还

以生花妙笔为它作了《斗茶檄》：“水深茶癖，爱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越绝。特以烹煮非法，向来葛灶生尘；更兼赏鉴无人，致使羽《经》积蠹。迩者择有胜地，复举汤盟，水符递自玉泉，茗战争来兰雪。瓜子炒豆，何须瑞草桥边；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内。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涼；

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张岱对茶具也眼光独具。他曾经见到一个茶壶，款式高古，他把玩一年，得一壶铭：“沐日浴月也其色泽，哥窑汉玉也其呼吸，青山白云也其饮食。”有一把紫砂茶壶，没有镌刻作者印，张岱认为出自紫砂大师龚春之手，特作壶铭：“古来名画，多不落款。此壶望而知为龚春也，使大彬骨认，敢也不敢？”他还

为一个宣窑茶碗作铭曰：“秋月初，翠梧下。出素瓷，传静夜。”

这几句让我想起张岱名作《西湖七月半》中一段：“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到最后，“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每读至此，总有一种扼腕、拍案、跌足的冲动，叹只叹那样的清梦到如今连个碎片也难寻觅！恨只恨没有生在那个时代！若是有幸和张岱作了同时代人，哪怕后来要和他一起遭国家之变、哭旧梦之残，也还是要把三春堪破，浮名抛却，赶赴那湖光、月色、荷风、茶香的一场繁华盛宴。

纵使生在张岱的时代，纵使有缘得见其人，我也不敢说：今天不畅饮你的茶，绝对不走；我只有从心底里道出一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相对啜一瓯。

但愿相对啜一瓯

——茶人之九（下）

潘向黎

岁月

卞建林

或一个时代，正在翻过去，变成昨日，然后再慢慢地湮没在历史中。

还有一种场合，可以感受岁月，那就是大、中、小学各种同学聚会。此时会蓦然想起，曾经有过的顽童、少年、青年时期，岁月和种种遥远的事情。成立家庭、生育子女，然后，子女长成、有第三代、退休，以前看前辈人，似乎遥不可及的人生历程，正发生在自己或同

学身上。

生命有限。古人曾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提高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时间的利用率，增加了时间的效益。许多人一辈子做不到、享受不到、感觉不了的，有的人则用不了多少时间，这等于无形中延伸了扩展了人有限的生命。

只是，生活质量再高，难免生死之关。生育后代，是一种延续：留名不身后，也是一种替代。老子认为，死了而不被人忘记，就是长寿。青史留名，长久地被人记诵，确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双禽

(中国画)

杨耀忠

杨耀忠先生是一位坚持传统而又不失时代气息的花鸟画家。在当今，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不太容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总可以感受到一种清新自然的和谐美，静中寓动的韵律美，显示出花鸟世界中的勃勃生机。这，正反映了画家的生活感悟和艺术追求。

有人把艺术创作比作酿酒，酝酿越久，味道越醇。画家必须积累起每种养料，包括文化的、艺术的、生活的、传统的，综合起来，进行搅拌，在碰撞中发生变化，才能酿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艺术“美酒”来。我认为，杨耀忠徜徉艺海几十年，便是不断积累、综合、变化，最后酿出“美酒”的几十年。

杨耀忠从小身居市郊，生活在远离喧嚣、风光秀丽的环境里。草木扶疏、禽鸟上下、溪水流淌，乃至阳光透过竹叶洒落在地面上的斑驳亮点，都令他着迷，激活了他潜藏的艺术细胞。当他有机会登

名师乔木、房介复先生之门而入其室，并在他们教诲下，上溯任伯年、新罗及宋元诸家，领受了系统的艺术教育以后，过去对大自然朦胧的感受，一下子变得清晰了，完整了。终于，他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段，把自己的感受化作了各种艺术形象，其色彩明丽，婀娜多姿，意趣盎然……

杨耀忠常说，中国花鸟画的特点在于，通过对花草、禽鸟的自然

人。或许赫德本人并不知道，由于他的个人兴趣，最终成就了第一支完完全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乐队。

由中国人组成的“赫德乐队”，成员来自于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以东方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西洋的乐器，成为了赫德得意的“杰作”。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春秋两季周三午后，赫德家花园成为北京西方人的社交中心，围绕着演奏的“赫德乐队”，女士们闲庭信步、外交官们高谈阔论、传教士们辩驳神旨、记者们窃窃私语……人们冲着I.G.（赫德海关职务的英文缩写，亦是其绰号）的名号而来，更是慕“赫德乐队”之名而来。要知道伴着美酒和佳肴，聆听几曲熟悉的美乐，是颇能抚慰思乡之情的。

虽说“赫德乐队”是一支彻底的私人乐队，但由于赫德特殊的身份，乐队的表演仍旧衍生到了更广阔的政治和外交舞台。清廷的游园会、庆典、招待会，会有他们的踪迹；甚至在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外交谈判会议，也会有他们的身影。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乐队遭到了不小的打击。不过在那种混乱局面下，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曾有外国士兵试图进民居掠掠，当时一名“赫德乐队”的成员悄悄地吹起了“撤退”军号，智退外国士兵，避免了一场劫难。后来每次的演出，这位英雄人物都要被隆重推介一番，竟成为“赫德乐队”表演必不可少的花絮节目。

不过好景不长。1908年，赫德要走了，出席了无数迎来送往仪式的“赫德乐队”，最后逃不过要送别赫德，弹一曲惜别的《友谊地久天长》，伴着悠扬的曲调，赫德离去了。赫德没有带走他的乐队，他将最大的遗憾留在了中国。乐曲终了，“赫德乐队”终了，星散的乐队成员悄然成为了近代中国西洋音乐的播种者。

明日介绍
曾经的“远东
第一影院”。

美描写来比拟人事，兴起人意，表现人趣，追求借物抒怀，缘物寄情的效果。画家应以写自然之“生”，画自然之美为天职，要按照自然生命本来的生动面目去感悟它抒写它，不可人为地割裂它，破坏它，更不可找某种理由去丑化它。我以为，这段话可以视为他的基本创作思想。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杨耀忠酷爱工写结合，形神兼备的小写意画，其艺术形象又是那么地富有生气、灵气。诸如双栖双飞的小鸟，红艳凝重的牡丹，青翠欲滴的嫩草，无不尽态极妍，栩栩如生，散发出宁静、祥和的生活气息。他不断地面对自然进行写生，提炼概括，去芜取菁，遗貌去神，并把自己的感悟注入其中，努力写出对象的精气神。从而形成清新秀润、姿韵雅逸、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他并不过分地去改变自然生动的形态，只在某些细微处稍作艺术处理。而正是这细微的处理，却能为画面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妙趣。在朵云轩举办的《杨耀忠画展》中，他的作品，不但得到了普通读者的认可，也得到了不少名家的赏识。作为海上画派队伍中的一员，他的名字被收入《上海书画家名典》之中。

始于对自然花草鸟虫的特殊感情，继而接受良好的艺术教育，掌握比较扎实的艺术功力，最后又重新回归大自然，汲取艺术灵感——这便是杨耀忠艺术上不断地更上一层楼，不断酿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艺术“美酒”的历程。



华振鹤

赫德和他的乐队

陈果嘉

赫德是一名狂热的爱乐者，除了自己弹奏，竟然还组织起了一支私人的乐队。这支曾经名噪一时的乐队——“赫德乐队”。在照片里，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位乐队的演奏者皆为中国

人。虽说“赫德乐队”是一支彻底的私人乐队，但由于赫德特殊的身份，乐队的表演仍旧衍生到了更广阔的政治和外交舞台。清